

# 外爷的哲言

李焕龙

因为沉默寡言和善思多虑，使他几乎成为独行侠。曾有的两个老婆，难以与他搭言而都郁郁寡欢。据说，前房是个好静之人，本来言语不多，只用眼神、手势与他交流，就连这，也很少得到他的回应，气急了就说：死木匠，真是木头！二房极其活跃，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总爱唱几段花鼓、扭几圈秧歌，对他也是热茶热饭、热言热语的，而他的回应则只有点头、摇头两种。儿女八个，个个精明能干，却没有哪个与他谈得拢，时常的交流是“你去弄啥弄啥”，或“啥事你没弄好”。然而，怪就怪在个个极其遵从他，孝顺他。

第一次与他同桌吃饭，是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正月初二，或许因为过年，或许因为他心情很好。按说，我们相距十来里路，交往很是频繁，但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单独吃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缺乏，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子，由于人口太多，外婆一直让他单吃；午饭只一盘菜，晚饭加一壶酒，无论冬夏都在火炉旁的那方木桌上。他家年节也不一般，除了外爷、外婆陪客外，别人一般不上桌子，我们这些辈分中的成年人也根本不行。尽管舅舅当时已是大队会计，如他不喊，亦不得入座陪客。

那年他有多大岁数，我弄不清。在我的记忆中，从第一眼相见，到三十年后他离开人间，似乎就是这么个形象：腰是弯的，像个问号；头发稀少，几近秃顶；脸色，头皮全为蜡黄；一双手永远也伸不直

十指，但他的肉量、酒量、饭量却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他先把一只二两酒杯倒满，问我喝不，我说不喝，他嘿嘿一笑，一口喝了，长长地、陶醉地哈了一口酒气，就伸出筷子夹肉，一口气把筷子厚、半尺长的蒸肉片子吃了四片，才气呼呼地用筷子敲着桌子训我：咋不吃，连肉都不知道吃，啥用！于是，我和他一人一片，相跟着吃完一碗粉蒸肉、一碗豆腐肉片、一碗酸辣子炒肉片。他再灌两杯酒，吃了几口素菜，就揭开蒸锅上的盖碗，连吃两块，问我咋不吃，我说吃不动了，他问吃饱没有，我说吃腻了，他嘿嘿一笑，说声往饱吃，就端在手上，连肉块带油汤一一扫而光。完了，打两个饱隔，喝两杯热酒，又长长地哈两口热气，对我说：去端饭。我一到灶房门口，外婆就知道干啥，让我不管，她自己用托盘端了三碗米饭过来，也坐下，边给我夹菜，边陪我们。外爷先用筷子刷刷刷地向嘴里刨了半碗米饭，然后把半碗菜朝饭碗一扣，一口气吃完，连四姨适时送来的一碗蒸蛋汤，也喝了，就拿过摆在火炉边的茶缸，灌一口水，呼噜噜地漱了口，自顾抽烟去了。这顿饭，按我的统计，抛去别的东西，他所食用的饭、肉、酒均超一斤，真是海量！

我刚放下饭碗，他就从墙上的搭杆上取下一把锨头扛在肩上，说：跟我上坡。外婆劝：过年嘛，你……他没理，拍着我的头说：吃饱了，好干活。别人见我跟他去了，都没反应。在这个家庭，不管男女老少，均听他的安排，他没吩咐，你别乱动。

到了后坡的地里，他挖地，我捡石头。可能因为肉和酒的热量，加上用力很大，在风雪呼啸的寒冬中他竟热得上身只剩单衣还满头大汗，而我却冻得青鼻长流，并被那冰冷的石头把手指折磨成了冰棍。他嘿嘿一笑，歇歇抽烟，让我去挖，两袋旱烟工夫，我也出汗了。他就说：

饿死的懒人冻死的狗，养力的大肉肚胆的狗！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问：都说你胆大，白天敢打狼，晚上敢打鬼，是真的？他说：酒壮英雄胆！我又问：都说你杀气重，不理人也吵人，可是都怕你，为啥？他说：只要你吃饱了，啥人都能装到肚子里去，还有啥说的！我问：都说你这腰是出力过多，过猛，挣断的？他说：郎中混个夜夜跑，木匠混个弓弓腰。

外爷是个木匠，方圆百里有名。我家两个姐姐的陪嫁桌柜都是他做的。出嫁大姐时，家境贫寒，且不准大办婚事，陪嫁只有一只箱子。到了出嫁二姐时，条件好了，可以做大衣柜、五屉桌和大箱子了，大姐看了流泪，不好说我父母，只说外爷偏心。外爷生气了，丢下斧子，跑到房后的一丛林子里，把头抵在树上，大口大口喘着牛一样的粗气。我跟去，不敢劝，只是抓着衣服扶他。外爷把头在树上碰了碰，转过头来，长叹一口气，反又劝我：你别哭，我是在想事呢。我问：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碰树吗？他嘿嘿一笑：有时还碰墙呢！想不通时，头都急得发疼，不顶几下，碰几下，咋得行？不像你们念书的呀，我没文化，想不展委事情，只能硬碰硬。光碰人不好，有时只好碰东西。我听痴了，望着外爷的满脸皱纹，泪流满面，并在心中发誓：要好好读书！

从林中回来，看我母亲伤心落泪，外爷就劝我大姐，不让她再闹了。大姐不听，赌气说：我不管，就要闹！外爷一头站起来，扔了斧子，凶声凶气地说：你惹的事，你不管，谁管！你是大人了，给我记住：谁都不能靠别人，真正管你的，只能是你自己！一句话，喝痴了大姐，并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真正对你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

外爷这个文盲，用他饱经沧桑的阅历，一语点破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自立的人间真谛。

这天下午，我没看书，也没做作业，

一心一意地帮外爷干木活，一会帮他牵线，一会帮他拉锯。当那奇形怪状的原木经他打磨，变成了光滑的条子、板子，有了直角、锐角和正方形、三角形之后，我真切感到：外爷不光是个木匠，简直是个艺术家！

但这个艺术家，却有半辈子是偷着做木工的。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社化、食堂化”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都在“集体化”和“反对大操大办”的环境中遭到限制，那木活是不能大方去做的，否则就会收了工具或木器。或许正因为如此，外爷练就了月光下干活的本领，并能在一两分钟内把一口箱子拆成木板，到你查问时，他只说：盘弄几块板子嘛，没啥！

他把一个农民的智慧与时局需要敏锐巧妙地结合为处世之道，所以，无论在“四清”“路线教育”等“斗私批修”的任何时潮中，既不吃亏，也没得势，总是那样以他的活法滋润地生活着，让十口之家的日子总是比村上的别家过得有滋有味。何况，七个女子分别组建七个家庭，还时常接济一些。这些开支，全赖他的手艺。别人付酬时，不管给粮给钱，他从不张口要多要少，都是人们凭心而定。给了，他总要多少退一点；一时给不起的，他从不催。所以，人们总觉得欠着他的情，也就时时念着他的好。尽管，有人私下请他做过活儿，后来以“私人太重”揭露他、批评他，他也不言。那人没趣了，只好恨自己：给不起钱就说句好话嘛，整人家干啥？自己瞎眼睛了！

因此，外爷晚年生病后，四邻八乡的人都奔去看他，那礼品足能养他再活一辈子！为此，我曾向他打趣：知足了吧？他十分艰难地使着力，发出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活着只睡一张木床，死了只睡一口棺材……人心莫贪多，多了就是祸！

这个木匠！临终依然论木，遗言仍是哲言。

## 塔儿巷

王利群

小区斜前方，有条细肠一样的曲里拐弯的巷子。巷子形成年代久远，两侧大多是回民集中居住的老房子。

我去单位上班的路本来有两条，一是出小区大门向右往西的莲湖路；另一条就是小区对面的塔儿巷，平时，我多半是舍大路而走比较安静的小巷的。巷子路面由不规则的碎石铺就，不十分平坦光滑，但朴素干净，由于常年上下班经过，与巷子里的人就比较面熟。

巷子东头是几家小吃店，卖豆浆油条的，包子核桃馍的，馄饨梆梆面的，进店随叫随吃。餐馆门前是一溜菜摊，白菜萝卜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什么的时令蔬菜都有，其间夹杂着鸡鸭鱼肉的摊位，走过时熟熟的摊主便与你招招呼呼。周家面皮是我早餐时爱光顾的地方，店不大，一对中年夫妻开的，男的精瘦，女的肥腴，一个蒸一个调，虽然本地吃面皮的人嘴刁，因他们做的味道正宗，故供不应求，一般到中午就卖完收工了。另有经营多年的张明娃羊肉泡，老马家牛肉面常常也是食客盈门，座无虚席。

再向前靠左是清真牛羊肉食市，大棚下整齐排列着牛羊肉架，主要由回民经营，去了热情相迎，指哪割哪。如上班时跟熟识的说要排骨腱子肉啥的，下班去取早已削好了等等，保准肉质斤两不差。还旁有卤熟的酱牛肉，做好的牛肉干，色香味醇，配的有葱、姜、香菜、辣子调制的佐料，想吃买点回去下酒就成。

巷子西头的转弯处有所小学，绿树掩映，威武的石狮子看守大门两旁。校园操场边立一座精巧的方形古塔，共11层，塔身佛龕雕刻铭文。据考证约建于南宋年间，苍痕幽深，塔檐生有矮草与多肉类植物。此塔乃汉中市东塔，是汉台区胜景之一，尤以晨晖夕斜斜照而闻名。早先此处曾有一座净明寺，上世中叶断了香火，空留一块字迹模糊的孤零零的照壁。后来好在原址新建了新式学校，也算是一件积德的福祉。因离家较近，孩子在这里读了六年小学。那时去接送，在校门前等候，陪伴日出日落的塔影，穿梭在上学、放学的小孩与家长之间，淹没在琅琅书声与他们的欢声笑语里。

除了巷子两端喧嚷而外，中途几个拐弯的地方比较幽雅安静。当然，也时有猫狗溜达，鸡鸣散步，还能听见圈栏里牛羊的叫声。这儿回民有独门独院的，也有几家合住一个四合院的。房顶大都盖着灰瓦，屋脊飞檐镶嵌兽头或照妖镜，偏厦一角伸出黑乎乎的烟囱，两侧皆是低矮的砖石或土坯房，临巷装有油漆斑驳的厚重木门，目光穿过窄细的甬道，可以窥见四方形或长条形的天井，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呢。小院里有生着绿苔的手摇井台，随意散立的树呀花呀的，进出的人以及跟前跑后的猫儿狗儿。

经常进出塔儿巷，脑海里就刻下了难忘的印象。春暖时，土墙上会有密密麻麻弹洞状的蜂窝，偶尔还能见到谨慎匍匐的壁虎，爬满青苔的墙头会兀地探出几枝丁香花穗。炎夏时，皂角树和棕榈的翳翳浓荫带给行人些许清凉，葡萄藤有时顺着墙角会悄悄垂到地面来。秋来时，远远可嗅到从巷子里飘出的桂花的浓郁，近前观看房客小贩们收购果农送上门的柿子枣子核桃等，加工炒制板栗葵花籽的现场。到了寒冬，即使下雪路面也不湿滑，瓦瓦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屋檐下吊着晶莹的冰凌子，巷里巷外有小孩追赶疯跑打雪仗的身影和笑语。驻足听看，你仿佛感到时间慢了下来，什么心事都可以放下了。尤其当随着上学、放学的孩子走在巷子里时，会恍惚地进入了纯净有趣的童话世界，什么烦恼忧愁都烟消云散了。

时光悠悠，后来我搬了家。假期，上大学的孩子回来，与同学相约去看昔日的老师，回来说当年学校周围的房子在动迁，不少房门与墙上赫然写着鲜红的“拆”字。有的已拆成残壁断垣，有的只剩下空地荒草，有的已被栅栏围了起来，或许以后，那条小巷将不复存在了。

## 苞谷花儿糖

刘全军

“苞谷花儿糖，甜酥酥脆香。你一口来我一口，我们都是好朋友。”儿时的歌谣在耳边回响，那一团蕴含着浓郁家乡风味的苞谷花儿糖仿佛就在眼前呈现，香甜的滋味含着爽心的回忆，让模糊了的岁月陡然清晰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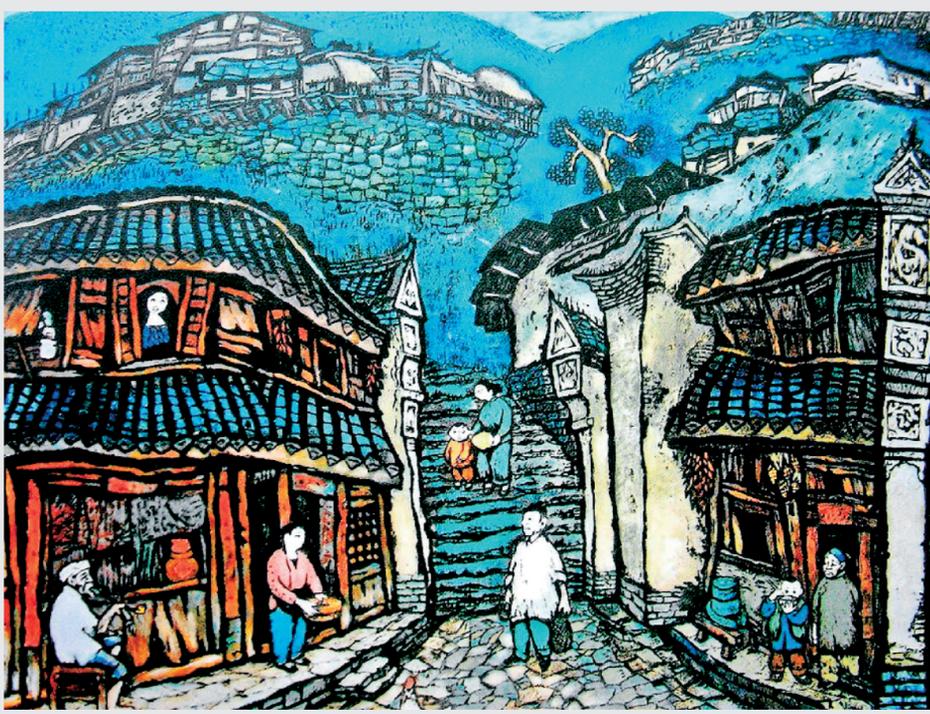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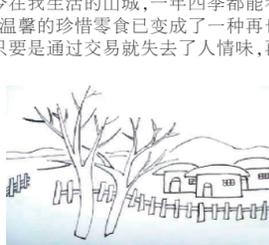
对于生活在物质化时代的城乡孩子来说，苞谷花儿糖是很常见的零食，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零食成了孩子们珍贵的奢侈品，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心念的食物，正如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冬至过了就是年，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迎接新年。在我的记忆里，随着年关一天天逼近，母亲的眉宇间都愁成了“几”字，时刻都在精打细算中为全家人度过一个快乐的春节而费心劳神。日子再穷苦，年不能越过越穷，否则年年都会过得没有盼头。

大人们的愁苦孩子体会不到，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望，只要手头有鞭炮放，兜里有零食吃就开心知足了。大年三十“月穷岁尽”，是母亲一年中最为操劳的一天，全家人一年的生活总结都指望她独自来完成，白天要不间断地采买过年之需，晚上天刚擦黑，首先烧旺柴灶，用大铁锅烧开水，催促我们兄弟几个洗完澡，换上新衣服，寓意除旧迎新，来年另换新年。我们穿着新衣服，满心欢喜，母亲也格外开心，塞给每人一挂鞭炮，笑盈盈地说：“都出去玩吧，玩鞭炮的时候千万莫把新衣服烧着了。记住莫玩野了，早点回来。”我们一拥而出，早把母亲的叮嘱忘却脑后，但有一点心里却是惦记着的，那就是等着母亲把我们盼望已久的苞谷花儿糖、芝麻花儿糖、面叶子等好吃的零食做出来，我们等着过年的时候悠悠乐哉的享受。

除夕夜里只有母亲一人在不知疲惫的忙碌，即使有人想为她搭手分担点家务也会被断然拒绝。我一直认为，全家人的春节快乐都是母亲一人赐予的，她要在一夜之间把全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部安顿妥当，然后在黎明后悄然安睡。等到把所有需要蒸煮油炸的食物操持停当过后，母亲便开始炒苞谷花儿糖了。此时应当是深夜了，左右邻舍都开始进入炒苞谷花儿糖的倒计时，像展开劳动竞赛一样奏响除夕之夜最为激动人心的交响乐章。

我们都已进入了甜美梦乡，梦里依稀听见铁铲在铁锅里快速翻动的吡吡声，还有苞谷粒陆续爆开的噼啪啾啾的响声，与玉米膨胀爆出的香味和薯糖稀溢出来的香甜糯和在一起，带着无限美好的期许与祥和，悠悠心般地飘散在除夕夜空。我不知道巧手勤劳的母亲一人在寂静的除夕夜里，是怎么把薯糖的甘甜与苞谷花儿的酥脆相得益彰制成美不胜收的美味的。其实母亲早就把制作苞谷花儿糖的材料准备好了，苞谷选用老的，更脆有嚼劲；薯糖选用麻色硬的，更甜超爽口；沙子选用河沙，细软不用筛。将大铁锅用热水洗刷干净，倒入河沙，用旺火快速加热，待沙子温度上升到烤脆的程度，旋即把苞谷籽倒进去翻炒，眼见苞谷籽欲爆裂的时候，赶紧将灶膛的明火熄灭，快速把锅内的沙子和苞谷全部铲进筛子里过滤，最后只剩下苞谷花儿。接下来就是趁着锅里的余温，把坚硬的薯糖熬成糖稀，趁热将糖稀与苞谷花儿搅拌均匀，粒粒苞谷花儿上均匀粘上薄薄一层糖稀，双手勾起苞谷花儿，捏成一大捧大的团，就大功告成。冷却后的苞谷花儿糖可以长期保存，作为过冬零食，香脆甜蜜，十分可口，又有平平安安、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的美好祝福。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兄弟几个争先恐后起床，首先想到的是要吃苞谷花儿糖，母亲早已按人头分配将零食和压岁钱装在瓷盘里，不用争抢，人人有份，只管塞进崭新的衣服口袋里，然后每人手捧一团苞谷花儿糖，直接就放进嘴里咀嚼起来，那种酥酥甜甜的滋味吃进嘴里，终生都忘不了。

岁月渐行渐远，时代日新月异，如今在我生活的山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也能买到苞谷花儿糖，昔日饱含乡情温馨的珍惜零食已变成了一种再也寻常不过的街头巷尾商品，什么东西只要是通过交易就失去了人情味，再也体味不到苞谷花儿糖味道背后的温暖亲情滋味。进入腊月的一天，我在街道一角买了一袋苞谷花儿糖，从颜色和形状打眼就辨认出不是纯手工制品，激发不出半点品尝欲望，只希望一饱眼福勾起儿时的回忆，在回忆中品尝老家的味道，细心体味出母爱的味道，那才是最幸福的味道。



陕南小景

李剑平 作

## 瀛湖

第1302期

## 印象大竹园

王宗焯

就这么和谐地跟着太阳转动。刚触上阳光的茶叶子，亮光白晃晃的，远远地折射出刺眼的光线，宛如闪闪发亮的珍宝。山脚到底是平整些，成块的茶园才得依着蒿坪河，或宽或窄自由地收收放放。一垄垄茶树，仿佛操练的队伍，盘旋而上，碧波起伏。在淙淙的流水声里，我似乎听到了他们在呼吸，听到了茶树根窸窣地汲取，听到了茶叶丝丝地贮存。同时，我还幻想起一位古朴素的女子，她衣袖翩跹地在茶行间舞蹈。

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幸福的，与茶而居，为茶而作，自给自足，自得自乐。这该是多少世人所追寻的惬意啊！贾平凹老师爱喝茶，爱悟茶，他曾说：“我们人活一世，不过如流星划过天际，非常的短暂。就像到茶馆喝了一杯茶，有的人人报了几口就没了，有的人却能好好享受。”名利，确是害人的东西。有人终其一生，还在苦海。有人顿悟放下，逍遥快活。其实，茶本身的造化，也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从采摘炒制，再到沸水冲泡，历经磨难，遂无苦无涩，反口齿清香。只因它懂得在无私里重生，在煎熬里涅槃。人行走世间，很难说谁对谁错，唯有边走边悟。不过，站在这里，真的让人多了一份清

静。大竹园也不是所有村都种茶，汉江阳坡的茶盏就种橘子。这个时节，满山橘树仍然绿油油的，绿色从河底渐次地涂抹上来，成片挂片，像被汉江的绿水浸染了一样。橘子挂在枝头，拳头大的红果，诱人极了。初到这里，总使人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时令到底去哪了？

茶盏人好客，客人摘一两个橘子尝，不算啥，若想进橘园，也不成问题。循山而下，橘的气味随着河风扑面而来，只一秒，全身都融进香味里。长的橘枝在头顶横斜，炫耀着它们足足孕育了一年的果子。橘子已沁出熟透的色泽，或高挂梢头或隐匿叶间。顺手摘一个，剥开的瞬间，橘皮弹射出清香的汁液，油心地沾染手指。一瓣果肉放入嘴中，沁人心脾的橘香立刻穿过鼻腔，在身体内肆意穿梭，酸酸甜甜的味道久久地在口腔里萦绕。

橘好吃，却很难管理。除了要施肥、浇水、修剪，还要防虫害等，一棵好管，这成了气候的一山，一定花费了农人无数的汗水和日夜。当我离开的时候，偶遇一中年男子在山下卖橘子，卖给他的一对六十多的老两口，过称付钱后，老人并不急着离去，而是麻利地扛起袋子，出园

## 阅读者

范莹

万卷有横陈之美 你静坐其间  
有夫子遗风  
暗香浮动如谷底幽兰  
山川有了交错脉络  
几千年的气韵在无声延续、回荡  
思想归位  
倾听天河的涛声与心中的激流呼应  
与孤独的神祇进行隐秘的交流

爱一川烟草  
也爱满城风絮  
典籍里藏着闪电，人生被更高的光辉照耀

将历史推倒 读它的正面和反面  
让英雄再活一回  
革新者重新站到风口浪尖

你率先读到春风和雨水  
江南的小南风  
吹向江北  
安好之地，山河被描述、被吟诵  
阅读者的心中  
日月一刻比一刻明净

大竹园，我一直联想有着成片成片的翠竹，事实上却没有，间或成簇，成丛的发现，才弥补了心底的些许落差。

进入大竹园镇，是冬季，已经日上三竿。群山弥漫的雾气，笼罩着山峦、河流、房屋，白茫茫，悄悄地，像还在熟睡，我们像是不小心撞进。

沿紫阳交界的蒿坪河盘山而上，车子后倾着绕行，雾逐渐变浓，一切都像沐浴在牛奶里。眼睛看不见什么，任凭潺潺水声，高亢鸡鸣，在山与山之间回荡。斜靠着的身子突然可以坐直了，才知登至山顶。眨眼间，我们又像钻进了另一世界，红的光芒一缕缕映射，阳坡呈现出一片亮堂。路，像细扭扭的绳子，缠在山腰。崖，不见其底，越往下越发深幽。山，则似刚剪去了头发，露出肌肤，幸亏厚实的落叶为其做了一身御冬棉衣。绿色不是没有。侧锋泼墨一般的浓绿，是一棵棵栎树。层次蓬松如翎毛一般的翠绿，是一茬茬竹子。一骨朵一骨朵贴地的暗绿，是一株株矮茶。

这里的人爱种茶，先不说看见的大块茶地，就是路的两旁、门口摆物，甚至菜园子、院落坎边、厕所旁，甚至地头坎边都有半人高的茶秧。这贫瘠的土地，这错落的绿色，比城市精心培育的绿植还要来得自然、舒心。  
下到山底，茶的影更多了。茶厂、茶园以及飘渺的茶味，充盈开来。村庄在两山脚下延伸，宽处不过千米，窄处不到百步，清冽冽的小溪穿境而过。群山围拢，只留头顶一方蓝天和一条与外界沟通的路。阳光被高耸的山峰扯下一缕，阴与阳